

敗絮集

新文學叢書之一

陳學昭著

徐悲鴻



新文學叢書之一

敗絮集

陳學昭著

1933

上海
大東書局
印行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再版

敗絮集（全一冊）

△（實價大洋四角）
（外埠酌加郵費匯費）

著者 陳學昭

發行人 沈駿聲

印刷所 上海北福路三三一號
大東書局

不 准 翻 印

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暨各省
大東書局

幾句不重要的話（代序）

這十幾篇不值一笑的東西，只是敗絮似的一堆，早已過去而成爲無用的了，不堪以遺贈少年少女，聊以紀念我的往者而已。

本來，新學說之在中國其容易引起迷信者正如容易被推倒是同樣的事，是不必多說的了。在現在的中國，聽說男女平等已有法律的規定，那是可以毋須再說。至於經濟問題，職業問題，教育問題，世界上正有許多專家在那裏不斷的研究，在中國這種特殊情形之下的，想來也必有熱心而善長於此道的人來說話罷，那也用不着我這淺薄的外行人。

男女問題的糾紛，恐怕要到人類的絕滅，才能跟牠而得一同的解決。——這糾紛或者可稱之謂「人的糾紛」，世上恐怕很少有人能逃出這隻法網。近來有所謂『三代的愛』者，聽說成爲新鮮的問題了。其實，我以爲，凡是感情上的事，或者就直指着戀愛而說罷：無論各式各樣種種不同的精神，……都是應當讓牠存在的，豈止是『三代的愛』，就是『四代』『五代』……甚而至於『無代』，都應當讓牠存在的。

在戀愛中，並無責任與是非之可言，（若是有責任的註話那是當局者共同均分的負擔，亦早已無輕重是否之區別、）戀愛本身就是真理。所成爲問題者，只是態度的問題，態度寬大，容許，溫靜，或態度殘酷，偏狹，凶猛的問題，然而這在中國似乎還是用不着談到，就不說了。

敗絮集

目錄

- 一 代序——幾句不重要的話
- 二 我所希望的新婦女
- 三 給女學校教師的公開信
- 四 寧可自殺
- 五 讀婦女問題十講的『戀愛觀的變遷』以後
- 六 男女交際室
- 七 讀『婦女與職業問題』
- 八 泛論
- 九 國際婦女節論中國婦女
- 一〇 給男性
- 一一 現代女子的苦悶問題
- 一二 現代女子苦悶的尾聲
- 一三 女子寄宿舍
- 一四 中國婦女最近的狀況

敗絮集

我所希望的新婦女

如果我們不承認社會和世界是男子一部分所造成的，那麼，我們就得尊重女子，因為她們是與男子負着同樣的使命。但是，我們張眼一看中國的女子，她們有沒有盡她們應盡的責任呢？除了當主婦，理家政，生育以外，對於社會上的事情或者是文化上的學術上的貢獻，只是能在歷史上佔到最小頁數的班昭，花木蘭，梁紅玉……寥寥數人而已。以外的無量數的女子，沒一個不埋沒她們的本能，與草木同朽腐。她

們在父權夫權之下，不知不覺間，養成了奴隸。可是因為現在是新舊過渡時代，一般人很容易走入歧途我所以將我希望中國的新婦女的條件，寫在下面：

(甲) 個人的修養

(一) 人格 要了解這個進化不已的世界，使她們知道正確的生人觀，去掉自私的，嫉妬的觀念，拿道德的，公平的，明察的，態度來對付外界。不為盲目者所稱賞，但求同道者的同情，更具有不屈不撓的犧牲的博愛的精神，全在修養好人格——偉大的人格。

(二) 學識 不以皮相的，半解的學識來自欺欺人，求得物質上的報酬。或在家庭裏，當一個少奶奶式的賬房。要對於自己，下一番苦工夫，得到深切的學問與經驗。

(乙) 社會上的事業

我覺得對於女子要發展的事業很多，更是女子因為歷來不談什麼事業，所以我提出我所希望發展的：

政治 教育 職業 蠶業 商業 醫業 文學 藝術 我
只是約略地舉了數端，我覺得像上列數行，是十分適合於女子，而且是要等女子去發展的。現在無系統的寫了一大堆，最後的話，也不能不略為說說：就是青年婚姻問題。近來的求學女子，漸漸多起來了。就我個人的觀察，她們求學的動機，好像是單爲了婚姻問題。我常見許多女子，中學畢業了就結婚，換句話說，她們的求學，不過是求得較高的配偶，等到求得了，就不想再求學，或在社會上做一點事情，空費數載光陰，結果仍舊不過是一個變形的少奶奶。唉！這又何

苦來呢？原來要恢復女子固有的人格，最要緊的是自立，自立必須經濟獨立，倘仍困守家庭，除了飲食男女而外，還有什麼發展可言？有不少女子，具有天賦的智慧，一沉溺到家庭漩渦裏，就從此埋沒了。我敢大膽地說一句，一個獨身的女子，對於社會上，一定會比在家庭裏的賢母良妻發展得多。但是這不過是我個人的希望，非所論於全體女子。我的意思，徒然埋沒許多有用的人才，未免太可惜而太無爲。我很希望一般女子，對於社會家庭，都能盡他相當的責任。現在我錄易卜生娜拉劇中一節在下面，以作我此文的結束。

兒女去了麼：世上將要怎樣說你呢？你有沒有想過？

娜拉：我不能再管這個了，祇想自己是不能不這樣的。
海爾馬：真是豈有此理。做這樣事，你能夠拋棄你的神聖

的義務嗎？

娜拉：神聖的義務是什麼呀？

海爾馬：這也不知道嗎？對於丈夫和女兒的義務。

娜拉：我還有別的神聖義務。

海爾馬：沒有這種事，你說的義務是什麼？

娜拉：我對於我的義務。

海爾馬：第一要緊，你是一個妻子，並且是一個母親。

娜拉：這些話，我如今都不信了，第一要緊我是一個人

。這是如你一樣。——我總想試試看，大多數人，都是和

你一樣的意思，我也曉得，書裏也這樣寫着，可是以後，

人家說的話寫的字，我不能滿足，我要我自己來思想，自

己來明白他。

這才是新婦女的行爲，這才是真正的婦女解放！我們如果要做領袖人物，那麼，至少我們須像這樣的人，像這樣的婦女！

給女學校教師的公開信

自從『女子教育』常常爲一般人稱道以來，的確各地至少有最低限度的高小或初中，公立或私立——更其是最近二三年來。而主持者大半是男子，這當然是歷來缺乏女子教育的原因。可是一方面，又何嘗不是爲他們勢力蟠據而不容女子立足的呢。固然我們不必像某君的過烈，以爲女子教育，必須由女子主持者。

『飲水思源』，教育還終究是教育，有什麼枝葉叢生，『男』與『女』嚴切的界限呢？重要的在乎主持得人。主持者必須具有水平線上的常識，而有特別專長的學問，懂得如何

是真真的教育，如何更是女子所特別切需的教育，並且在自己是對於教育，全然有極深切的興趣。現在，你們這輩聰明的教育家是怎樣的情形呢？

你們是處於雇工的地位，——我們的教師。因為現在之所謂校長與教務長已早忘形了他們自己的地位是公僕，而儼然以主人公自命。於是學生的功課，使得你們因專心於分黨立派而目為餘事，一方面想穩固自己的地位，一方面則對於雇工的雇工——那一些潔身自好，不管閒事，而還合於教師的條件，還得稱為教師的人——想用種種方法，排逐出去，這是生活問題，我真不解，人事之大，莫過於養生送死，則有飯可吃，有屋可住，原沒有再了不得了的事了。為什麼不能相安而擾擾，蓋你們原沒有什麼崇高的理想，為達到這理想的

實現，在適當的進程中是應該有適當的紛歧與異點的。然而你們爲的是什麼？

如其是洋行裏面的跑街，那麼交易完了，就無干係了。但你們是教師，與學生發生莫大關係而須負責的教師，而不是那樣容易交易一般的。可是你們是怎樣呢？

剛纔把地理唱完，再依樣葫蘆的唱歷史，誰還記懷到學生的理解呢？誰是處於指導危境的青年的先進者呢？頭腦是空洞的，思想是渺茫的，所謂應有學者精神的教師無非爲偏見自私所支配罷了。這樣情形之下的學生還說什麼成就的呢？或者在你們以爲女子教育究竟是無足重要，只叫能夠寫信，記伙食賬就得了麼？是誰之過，是誰之罪？除了你們，是永遠逃不了的罪魁！

現在我敬以全副的精神，全副的眞誠，請求於你們之前：
『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』，如果你們在教育界是願望到
信仰，而有適當的立足地的，那麼應得後顧到自己，前看着
學

橫着『教育』，應該認識清楚纔行。

『寧可自殺』

我曾讀過顧一樵君編的『張約翰』劇情的大意是一個留美學生與留法的女生結婚，在還國的時候，要求父母給他娶的妻子，而同時也有過愛情的妻子離卻。等到回家後，那位與吳自芳一般溫和柔弱的妻子依然存在着。於是那個男子便託言說：『那是他的早孀的姊姊，只遺下一個孩子』。勉強把他第三者——實際上——的查問敷衍過了。可是即在當天的晚上，便不幸的悲劇發生：那與吳自芳一般地位的女子企圖自殺，被劉瑪利一般地位的女子覺察，又因為那前妻是她的表姊，便向那男子提出質問，想把他殺掉，竟誤殺了他的表姊